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崖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秋崖集卷二十九

宋　方岳　撰

簡劄

代與高紫微

某望西掖在紫微碧落之間夐絶人世不敢瀆以塵埃之名氏雜以荒蕪之書問者于今又幾何時矣永惟鶴山不可作臨風凄其中書乃以一日之知遇相引重齒

牙餘論芬澤溢流每覩揮翰紫宸雅蒙題品筆端春意芽甲光輝雖其非其人而所以德奬借者何有窮已鶴山仙去西土騷然今不知果安歸乎東閣郎君近況奚似因來刋示式慰懷思

代與許侍郎

某邊吏也驅馳戎馬之間騷屑干戈之際蓋噲等之與伍耳望天上羣公玉佩瓊裾翺翔帝所何啻隔弱水三萬里也敢謂一念下土施及陳人照之以三辰之光鎮

之以五嶽之重某所恃以無恐者惟侍郎許公論之會盟耳聞之道路侍郎不愛齒牙之論獎借過情碌碌如某奚自而得此於左右稱於人曰知己誰不謂然淮山叢叢亦有德色某敢不再拜謝

代與陳尚書

某自北敵東侵憂心如擣度尊兄內為朝廷憂外為隣梱憂尤無以為懷也而又忽聞令弟某官之訃以某之驚呼失聲則又度尊兄上為時事慟下為手足慟必若

無所容身于天地間者嗚呼天果不使有志之士有為於當世乎艱難之時使之一心於憂國猶且不逮而家禍又如此其將奈之何哉其感時之淚正不自禁而適聞此豈但泣數行下而已謹專書以唁尊兄而告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誠不勝大願尊兄國爾忘家毋過戚戚以傷冲和以分忠嘉之謨也其無任至扣

代與史督相

某伏以韶光之半春老丹荑共惟某官入覲于王都俞

清燕聿參政秉畫護師千鈞候動止萬福其遡江而東

敢以顯冊揚庭為天下賀

其嘗讀唐宰相世系其間銘彝鏤鼎盖有不再傳者惟

元勲巨德有大勲勞於天下則名卿材大夫徃徃萃於

其門殆天意也天固生之必固相之此其所以不敢請

節宣于廼憑之有司者

其惟聖天子厲精圖治盖將六五帝而四三王臨御於

今其朝于伊訓夕于臯謨者郁如也乃睠西顧則有袖

周公太平之書而越在外服者邉鄙于何而寧謚廟社于何而尊安必如龜卜燭照而一二數矣馳四輩而驛召之至則對中秘之庭漏下十數刻君臣之遇於斯為盛蜀先主之與諸葛武侯其劣諸
某聞古者文武無二事孔子也而有夾谷之會周公也而有東山之詩其巍巍煌煌至今光于簡册者真儒之效如此皇上作文侯之命付相公以天下大政而使之盡護諸將意固有在也盖唐之討淮西四年矣帝有思

言相度來宣則開明堂以坐治之耳蜂蝟斧螳實非盛
德事伏惟詩書之所滲漉仁義之所漸摩要皆吾聖人
六經之訓也甚盛甚休
某五年于淮鼯鼠之技窮矣時當多事使吾君北顧而
隱憂則繄誰之罪也雖不以敵遺君父凛凛此心而折
衝以禦邊庭挽河以洗兵甲其將且奈何哉日夜冀援
之丘樊以毋敗乃公事
某自制下之日嘗東望拜手而言曰維天維祖宗克相

有宋世祚名輔愚不肖似如某者何幸親見盛舉謹件
副墨如左盖上以為宗社之幸而下以幸吾私也
某於德門尊大之婘抑子姓耳敢不敬問起居狀而請
其所以條約者

代與史參政

某伏以春之暮矣雨逗花寒恭惟某官從容基宥之庭
參决鈞衡之務神天闓懌華夏底寧鈞候動止萬福某
謹遡泰階六符端笏以謝典史氏

其惟天以宋克肖其德誕開熈明篤生英儒與世立極將使以太平六典禮樂皇家覃及龍荒沐浴帝澤是為有宋逕續億萬年無疆之休命咨爾司禺為國棐共其恭以皇上英武濬明慨然南面而歎志未嘗不在中原也旄頭壓彗羽檄騷騷夜披輿地圖問天下何時定久矣乃睠西顧驛召一賢發册臨軒晉參國秉士大夫動色相賀以為越衛兩王前日未既之功名端待今日舉明主于三代開壽域于八荒在此舉矣其盖嘗操觚

為國家賀

某愚且不學所不敢忘者先公教忠之訓耳遭時艱棘鼯鼠之技易窮顯梱者誰乃使君大夫其旰食也受詔西援幸解重圍然退省其私且不足以謝過而奚功之云忽奉綸函顧以大司冦印綬褒借而寵光之共惟皇上風厲之恩相公薦進之造際天蟠地不可殫紀抑某非其人也惟有惴恐

某昨陳免櫝具述君臣大誼猶子事父孰有以幹蠱為

勞績能家邀功賞者乎天必從之期得請而後已夫是以不敢攄其感刻之萬分一從門下吏以謝不圖五雲之朶春韶與俱雖淮山介在邉寒頓有生意其也則惟顈之泚

其惟二三執政大臣也典章文物焕絶百僚駢儷四六之文懸懃五七之體不宜謙損于遠外之一邉吏謂當重綈十襲悉上送於中涓而其懼其瀆也永寶之以為子孫藏

其仰止鈞闥何啻隅弱水三萬里九霞飛佩同燕春祺
若曰啓居何如其奚僭之敢

親書

其區區戴德之悰具在顙積者不能萬分一也心之精
微言則粗淺然懷不自已敢盡布之其惟敵國之强威
震蟠際窮髮之北所至無噍類焉貪心無厭犯我王畧
長驅南牧淮左右幾無立草矣主上當宁太息驛召明
公入對延英漏下數十刻其雖不能測識然卜所以為

上言者必周公太平之書賈生治安之策也甚盛甚休
其邀倖解安豐之圍卻新疆之敵一皆廟謨指授而將
士三軍之勞也書何力之有此於其不足以贖過而又
何足以言功然時適隆冬風雪寒苦士卒皸裂墮指者
百數十人令出萬死戰大雪中四五十日者朝廷未有
以存卹之而安坐維揚之帥臣獨受上賞授醪之誼恐
不如是此其之所以決不敢承也相公謙損威重飛賜
賀言感德則有之矣抑非不肖似者所宜蒙耳第當重

綈十襲藏之子孫其已控巽章斷非尋常禮數之謂薦進之謝何敢以云惟鈞慈垂亮

又

某伏以惟莫之春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妙參基宥道叶乾心謨明弼諧與宋立極鈞候動止萬福某謹件畫以謝翹材之掌書記惟六符委光焉

某恭以表秉陰陽佐天子以洪範九疇者二三大臣道化之運也若曰列愒自重云者滋贅然越王衛王之所

授受荆人楚人之所戴慕要皆以無前之偉績仰成真

儒相公宜愛不貲之軀以畢能事

其迺者聞皇上夜坐宣室慨然有久不見賈生之思驛

飛庚牌外數千里召公於黄鶴入對中秘相得甚驩一

都一俞而天下事定矣其將作皋陶説命為萬世開太

平覃及窮荒同我文軌盖伊尹自任之重如此地天之

泰在此一舉甚盛甚休

其惟姬公作周六典實㒯鬵既醉極盛之時也文中子

窺見其精微以為治家治國治天下具是書矣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今幾百年纔遇公相坐于廊廡出冢宰之緒餘以與吾君上下其議論一轉移間而乾清坤夷已見治象夜半下尺一詔趣百僚班文德殿聽宣麻案則周家禮樂粲然復興惜不令王仲淹見之有嘅其嘆其邉吏耳無故而進班承明綸綍之頒大驚羣聽此雖聖主激昂之微意明公篤進之盛心顧惟書殿隆名所以極儒生稽古之榮酬大臣久次之勞而某也何人乃

在玆選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其奚

冒昧之敢

其退自揆度既無以仰當恩除對揚天子之休命則不

得輒班其名氏以聲區區感謝之萬分一禮也敢圖相

公略位貌于不有灑翰以相先榮光炳然如自天落其

謹重綈十襲而識之曰世世子孫其永藏之

其遡詹中台惟有屏息敬願老先生眉壽無有害與國

匹休燕及翠蓬同一禔福

親書

某惟相公位貌穹崇禮絕百辟騈四儷六豈宜謙損於
邉吏之賤微跪讀再三毛髮為立謹件斐亹如左殆不
足盡此心之精微敢重陳之惟我先忠肅公辱老先生
之知最深則其不肖孫之于公相雖勢分逺敻而以契
家則兄弟也聖上簡記之誤進班承明公相以兄弟之
私情則當教之以控辭以君相之大誼則當啓之以俞
允牋函璀璨光動草木感恩則有之矣如非所望何謹

九頓首以謝不敢當其昨上巽章期必得請而後已惟公相彌綸之暇論奏及之使幽則無愧于先公明則無愧于當世之士是公相有大造於某也篆之肺腑永矢弗諼

代與何總卿

某伏以南風之薰水花娟碧共惟某官妙幹吾國如漢蕭何有斐翼宣台候進止萬福某謹三肅復命于典史氏

其惟王人握數路財賦盈虚之柄蓋國之命脉繫焉山
君海王時節啓處調胹咼𠷎作宋寶臣則區區善頌云
者庸何贅

某疇昔之日有薦紳大夫峩然纓其冠而前賀者曰朝
廷驛召何少卿爲西總矣少卿負一世之望登游邊城
知軍戎萬里情而才又非劉晏輩所敢望當今貔貅野
宿日增竈未已也士飽而歌馬騰于槽以相我皇上麾
剚柄之幡而滅此敵者其不在少卿乎某得之師言敢

不以告

其東捆也公西總也壤地之相去固有間矣脉絡所在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遭時多艱事會無極所謂同舟風波秦越相救猶左右手之日也敬顧節下無彼無我以克成共濟之勲俾其得自附旂常竹帛之間抑何幸甚

其所自慶幸者然耳獨闢之道路則謂一代偉人當從容萬玉之班吾君上下其議論四輩其在行矣盖期其

入者曰式遄其歸而覬其留者曰毋以我公歸兮此二說也而一說也由後之說則某之私

某四年于淮憂時之髮幾雪矣敵overlay
江之心此何如時而使不武如某者以身當之頼天之靈宗社之福往往不得志于我靡夙靡夜磨礪以須亦惟忠于國家者之所教誨

其緝輿人之誦如左而告于門下舍人曰遳壺其惟襲慶乎蕪城其無委役乎謹拜手以請

代與曾参政

其伏以天地兊説稻雨欲凉恭惟某官訏謨帝庭妙参元化歸然舊德格于皇天海宇阜康六氣以序鈞候動止萬福

某竊惟一德元老端委巖廊恢張時邕天同神比風雲之會與國匹休隂凝陽和要不出爕理之囿惟聖天子儀圖黄髪方以二典三謨之盛仰之宗工敢願公相愛不貲之身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以畢能事云

某仰惟皇上奮發英武旋乾轉坤陰霾劃開洗光日月爰立舊弼盡出獨斷于時公相優游綠野復出而與二三大臣緝熙元功八荒一雲物物蘇醒聲氣之感天地開除內前宣麻縉紳舉笏相慶

某身在遠外遡魁衮以自快蓋上以為朝廷之賀而下以為吾父母國之賀

某筆凡墨陋安能藻繪文字賛頌對天之休竊謂公相自韋布時抱吾夫子仁義之澤禮樂之具對延英鋪繹

之臚句初傳太史奏日中五色盖已極天下選矣黑頭秉政霖雨滲漉而乃卷岱宗之澤御風騎氣與造物者游聖化一新中外日夜徯大老來歸為國著蔡中台焜燿太平之期可跂矣其庶幾見之

其畝畒愛君以謂皇上養聦晦明于不作不知緼積渾融更十寒暑一旦動盪振拂駕風鞭霆有不及掩耳者皇乎休哉非漢宣帝唐太宗所能跂已方今收召衆雋拔茅彚征太陽朝升羣慝自伏然小人為國病猶癰疽

之為身患羸豕蹢躅金柅係之小人之勢孤矣而童牛之牿欲剪于始萌否則安知其不狙伺於吾旁乎狐既獲矣隼既射矣若遽然不虞則伏戎於莽升其高陵彼將伺間而乘也伏惟公相堅持之以致天下之泰

朞至不肖方公相以天地為爐人人物物盡歸橐籥往者望赤舄于翹材之館六符昭然不圖分絶百僚而所以慰藉之者甚寵九嵎一言自雲霄飛下朞庸有以藉手于經略監丞調護此來丞戴陶鎔之賜有懷感激浩

蕩如江

其分邑萬山閭井落數家聚耳氣象蕭然無以大異於

嶺雲關雪之外初見父老未知何以拊摩凋瘵上恃鎔

冶端有化工大鈞無垠萬象春氣其區區歸倚之心雲

天在上

其仰止鈞庭迥在峻極豈敢冒昧自干不韙之誅惟當

恪共官箴以無負驅策

代與浦城麾宰

其伏以秋雲逗雨桂蘂香寒恭惟某官仁洽雉郊琴意閒暇元宵錫羨台候動止萬福某敢不為里父老賀

某觀頤之象曰山下有雷以山之生物而雷蟄之則根荄芽甲怒長而拔起君子蓋不獨以自養焉養其身以養人某猶願少加之意

某比讀除目竊承遄飛鳧舄臨吾父母之邦和氣先驅山亦翔舞漢制郎官上應星宿出宰百里其委寄至不輕也聞之東西行者究賤之堂晝簾閒靜而耕雨之簑

荷月之鋤皆自得於歌謠之外其既稔政聲矣
其自兒時闢容令為三公故事此固近世無有然延英
曉殿鵷鷺雝雝琅珮瓊裾在帝左右如公輩蓋已簡注
凝旒矣孰謂玉瓚黃流之醲郁冰壺朱絃之勁清迺猶
未在鍾呂間耶式遄其歸儀我班著
其往年官越幸甚辱在寅恭代庖秋曹又忝交承之契
一間何濶蓋自前之歲贄訊以來今玆幾缺然雪溪之
舟蘭亭之禊未嘗不墮清夢也倚筆飛越

其謬庸無似試邑窮山之間民貧歲饑百短呈露亦惟
疇昔教訓無斁無忘今幸已書滿代者來暮去心已馳
然猶未知下里門之日也田彼南山吾實受廛焉豈無
他人不如我契家其竊以為請
其寅想翠蓬之聚蘭玉因依燕此佳凉多棋綦或未行
有骫顒覬刋番

代與江西陳漕

其伏以春野雨深傲載東作恭惟其官肆殫忠蓋王節

於皇元穹翼宣台候動止萬福其謹遡江而西興敬於
侍御者
其寅想西山南浦之春雲暖而乍寒雨新而驟霽所以
調腑饔膳者眂時益加謹伏惟將明隆指之暇少垂意
焉以幸僉矚
其竊惟聖天子奮發英武獨運廥謨乾端坤倪軒豁呈
露其敷玉綎于丹扆鏘瑶佩于文墀皆端士也薦紳相
目以為搴華崑圃氷碧藻曜如先生者不二三數飛馹

自東奉尺一詔而歸有日矣故不敢道蕭何關中故事以請于節下

某睇瞻璇極仰斗宿之光寒拜手稽首而起敬者蹙踖如也蓋自昨歲贄詞于筦記者今復見春風矣眡吾篋衍有琅書在時一熏爐而讀之如侍函丈

某不武書滿者餘半年至今迓代者三蓋其初為墮甑再為棄帷而今所與交承者又在嶺之南曰曲江三千里而遥雖其疾驅而至恐入夏秋之交末路煎熬虛老

歲月惟先生幸教

其敢問師門蓬仙之輯恭惟燕喜洪都蘭玉翹秀其門弟子也非僭

其伏恐巖邑有可倫驅策者其奔走先後

代與姚簿

其伏以麥之秋矣風日清徹恭惟其官輿衛在行啓處嘉靖台候動止萬福其敢不為前驅賀

其竊惟吾身在造化之囿不息則悠久自强則精明此

君子素學也惟跋履勞貰其猶覬於昂餁留情

其聞之孫子嚴其言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竇

為可士安得獨自高其意此公棲身枳棘間而胸次之

蕭蕭者超然塵埃之外矣伏惟執事以劍律之光寒乃

惠然辱臨之繼自今英材館增九鼎重矣某謹拜手延

竚

某嘗與有識共談天下士歎科目之陋以為重厚典刑

如執事者其落筆為文章猶能挾國之華廼獨屈之南

廊試耶或者天將大其聲名如董體仁故事則黄閣紫樞無不可者其盖已誦言于甲横矣

其思昔夜窓之誨如信宿耳栩栩清夢笑談琅琳曾不自知其幾何年矣試邑青山之縣仄熟而不得去意者天之所以惠佳晤也前輩老成人必有苦語以相鍼砭其肅襟竢之

其為邑長于斯今殆五日京兆耳不圖謙下灑翰相先謹條其所以感且愧如書然不能酬執訊者萬分一其

其知罪

其寅想九霞玉輯郁穆惟嘉百爾委條式顒莘曉

代與袁太監

某伏以天地旣春草木欣豫恭惟某官使華焜燿對揚帝休臺制靖深台候動止萬福某敢不端笏為吾道賀某觀頤之象切謂起居以養形消息以養氣操存以養德賛育以養人則所謂金玉體府為國保綏此吾黨至願惟少加之意

其望紫垣奎壁之間榮光炳然占者曰是謂魁躔將有以鴻筆麗藻陶鎔帝皇舒翹揚英玉我王度者出未幾而皇帝御集英殿親擢公為第一在廷薦紳舉笏相賀曰今之董仲舒也蓋幾何年于此矣其惟有虔敬其恭審茂服帝俞緝薹匠事併載董狐之筆入列司馬之書伏惟驩忭其切覲祖宗盛時凡上所親擢者時謂儲相不十數年間告庭大拜不自意公今日而以繕監召也然則所喜者端人登朝衆正其彙征乎其豈勝延

跋

其以世禄得官一俗吏耳然逮事先尚書見其訓誨諸父得聞慈湖絜齋兩先生之學即其書而讀之者有年矣其官以慈湖之的傳嗣絜齋之遺響其以斯道自任當世不一二數其安得執御以驗吾心之本霊本明者其奔走節下于今兩考而餘幸而大父于先生有同朝之喜季父于執事有同年之盟抑人有言長于伯樂之廄生于匠石之囿而不見取則信為不材下乘矣惟先

生拊之使薦紳大夫目之曰是嘗登蒙齋之門某倚以為重

某屬吏也不敢上僊䡎之問條教所及某願趨承

代與趙大使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某官緝蓬闈制玉帳靖嚴有偉麟符兵民吏懌鈞候動止萬福

某惟天惟祖宗克相有宋篤生元勲咨爾嶽靈夙夜受職其將翼宣帝澤與國同休某敢問所以調鼎護茵者

其恭審顯膺明制誕告多方峻躋秘殿之班增重留都之勢若稽彜典式對宗儒實維富文忠之綏北庭范文正之拊西徼有此異數加以大稱自非勲德與年不在玆選制除之日乾清坤夷其敬顧公相肅稟廟謨益殫忠蓋

其仰惟國家以深仁厚澤滲漉函夏如天覆燾以養以容而荒陬僻壤負恃揺毒參旗井鉞肆戮鯨鯢江淮不波安樂含哺者伊誰之功深惟郢謹之所以來歸蠻荊

之所以自服盖用儒之效如此所謂德在生民功無宗社勒之彝鼎書之旂常者不勝載也某思與天下頌之某每讀漢史見所謂山河帶礪之盟未嘗不喟然嘆曰嗟乎已薄矣絳灌武夫嗚劍其習氣耳使胸中有古今何至是張留侯人傑也退然一山澤癯意者圯上老人之書未可遽謂黄石兵法子房之與韓彭英盧異者如此伏惟公相沉潛乎義理奮發乎功名詩書所傳了然在目某借誦漢事以布其愛助之區區

其一賤有司在坱圠中不啻肖翹之細退自惟念公相雖禮均宰揆亹絶百寮然大無不包惟所翕受者大臣之能事也其用是以染墨黷鈞造其仰止九霞飛珮屏息以之其若奔走趨承之心有如皦日

代與丁察院

其伏以天地之肅蓐收司聲共惟其官鶚立朝端霜凝臺簡讜言鯁論炳炳如丹台候動止萬福某遡風烏府

敢條其所以為朝廷賀者

其聞國有著蔡山川寶藏陰凝陽和上下蟠際將使蹇蹇諤諤為紀為綱以壽我宋億萬年無疆之休肹蚃芼饗願少加之意天下幸甚

其竊惟皇上養聰晦明一瞬十載淵嘿高拱無聲無臭殆如春霆久蟄發則轟厲震迅不及掩耳陰雲解駁大明劃開乾清坤夷纖埃不翳于是曩時城狐社鼠仗馬轅駒一洗而空之蓋歐陽余蔡之在言路也宗社靈長

繄此盛舉
其伏惟剛大之氣充塞天地不吐不茹雷厲風飛汲直在庭姦膽驚落皂囊數十疏剴切上當帝心意若曰有李勉而朝廷尊是知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正色山立内陽外陰此吾宋之一泰也顧惟經濟底蘊堯舜醲謨明弼諧有政路在
其退自惟念上厲精如漢宣帝欲宇内無一愁歎之聲偃室宼堂維卓維魯祈雖斗辟縣意必在海涵春育中

其何如人敢辱銅墨若曰安問狐狸㢘其免夫栢臺在
望毛立骨寒
其往年望瑶玉之光如五雲絢爛非煙非霧流影浮空
泥蟠天飛惟有屏息區區依憑一日之雅矜以為榮染
翰操觚晉于臺制
其賤有司耳其于九霞飛珮㬰隔仙凡惟當祗畏簡書
奔走先後
代與高漕

某伏以霖雨霈如稻畦藾醒共惟某官使華焜燿風聳江壖臺綱靖深天所開右台候動止萬福某謹端笏為
朝廷賀
某聞之曰通天下一氣耳舒為慶雲聚為景星流為醴泉瀼為甘露而其在人者則為盛德君子蓋天地之至和也某顧節下祿此至和以幸一道
某思蜀士惟無出出則器能政理卓然如諸葛武侯躬耕南陽而天下事固已龜卜燭照于草廬中矣方節下

以西州第一人入對延英漏下十刻盖上見謂晩也顧及大有為之時建立磊磊掀天地事業磨浯溪之石椽筆大書以傳無窮某與拭目焉

某不肖似盖自去年之八月巳及戌瓜代者每参差一至于心今所與代者又在嶺以南迓人之往幾何時計當壓境矣某雖旦夕去客其詎容簡于禮

某載以崇臺岌業其視九霞飛珮天人也惟有屏息敎條所及其猶覬趨承

代與庾侍郎

某伏以秋雲之澹桂𡨴香寒共惟某官禮樂熈朝黼藻王度忠嘉啓沃有相藎臣台候動止萬福某遡風泰階之符飛越轇轕

某聞君子用易之泰消息一身陰凝陽和不出吾圃惟繩金鏤玉方鳴國家無疆之丕休其鏘九龍簨以聲之適當今日猶覬金玉體府丹青太平

某惟皇上張漢天聲復周土宇北窮碣石西盡流沙乾

清坤夷一統無外方將挽天河以洗兵甲包虎皮而橐
之誕開文明緝熈容典中禮和樂以節以序上下蟠際
春融雨濡喙息跂行沐浴膏澤猗歟休兹時則我秩宗
制作之妙已其洛爾伯維帝之休
某嘗謂三纔公不作西州英靈之氣扶輿磅礴欝積餘
百年蜿蜿蜒蜒萃為瓌粹筆精墨妙揆國之華翳鳳騎
麟儀我萬玉惟藻旒凝邃左皋右夔簪槖荷橐去兩地
僅一武每大除拜之册薦紳聳聞鵷閣歸然夙暮延竚

其摧頹甚矣亦惟依倚一日之知恃以自壯仙凡夢斷如誤入武陵源一望九霞飛珮終墮塵土回首閬風三萬里矣汗漫之游未知不舉手以謝盧敖否

某領邑叢山之底數家聚耳顧風作浪湧與海同波極目茫然孰我維檝敢寅緣先契緝其蕪陋之辭端笏以告下執事

某敢想蓬仙玉輯怡燕佳凉琳琅瓊琚中表夷懌若有可倫馬牛走者共恪以之

代與方憲

某伏以梧風既秋奇暑滋武恭惟某官皇皇麾節民以靖嘉丹筆流春髙皇申錫台候動止萬福某敢齋宿奏記瞻遡使垣以冐聞于典史氏

某竊惟天地扶輿之氣鍾稟人英負陰抱陽和粹流浹顧惟斯人愛助之意猶覬翼宣天縡金玉昌黎一道幸甚

某恭惟國史見寛大之書為民而下者十八九未嘗不

歎曰我朝以仁立國期于無刑將使海宇皆春沐浴帝澤而際天所覆罔有一夫之向隅者吾君之心其天之心乎夫是以揭節平反屈六轡而東之堯有臯陶好生之德洽民熏為太平布在謨典甚盛甚休

㝵聞蓬萊隅弱水三萬里風引孤帆而去莫近翠雲此㝵所以未能簸弄明月之珠頡頏飛霞之珮也然嘗從薦紳大夫後知其琳琅翰墨搴秀瑤林使鞭鳳笞鸞羽儀萬玉謂當朝元圃而夕崑崙矣綠綈夜下尚竊遲之

其聞惟兵與刑自相表裏寇賊姦宄蓋作士者事也班
孟堅志刑而不志兵亦竊取之矣玉山藩輔一卒叫讙
禽獮而獸薙之無難者皇帝若曰公有甘棠在焉移鎮
燕凝將紛然騎竹馬而迎于境何以弄潢池之兵為恭
惟廟謨天運神化
其以世祿得官一俗吏耳然雪窓燈火之夢未寒也身
墮嶺雲之外衣屨癉腥朝家憐其艱辛賜以班改自諆
不審分邑萬山間地瘠而民貧未易摩拊二天丕覆敢

不件副墨以修告至之恭

其仰止翠瀛如在璇極屬邑令有屏息而已若以職事奔走洗手敬承

代與趙守

其伏以寒林新雪春注梅心恭惟其官丕對殊綸儼臨民社皇明簡右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澡沐精爽荐牘于執御者

某聞君子之所以與造化俱者其動靜為天地其噓吸

為陰陽其語嘿為風霆其喜怒為寒暑則某敢借以請
者不但曰兩廂氍毹五鳧芍藥而已惟少留意
某比閑除目蓋嘗延父老而語之曰令不肖似得從爾
父兄游者三年矣催科撫字兩維其艱今幸新明府之
來爾民其有瘳乎令敬舉觴賀爾民之得此尹也于是
童牙華顛式歌且舞其騎竹于境上已久某私以告
某時既諭祈民矣歸而滌壓研熏香匜端拜整襟而修
告之書雖筆陋墨凡不足以形容萬分一然竊意珩璜

玉佩爛其至珍於頌美乎何有廼若心之精微溢于毫楮之表者則已先使人飛越矣

某不武廼八月既望實以滿考書令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每誦此語歷日如年盥手奉承以需條約之下蓋迄今猶未也其無任惓惓

某竊不自揆輙以名氏冐聞于參政知院黄閣之下其非不知蟣蝨微賤僭則有誅然交代受迓于宥密之庭而為之代者廼不能翹瞻天樞以黷大鈞之播𦎟當何

如惟髙凝為之容焉其端受其賜其敢問氷珮霞裾之仙闈侃泰階式燕禔福邑有拜委三肅惟恭

代與喬樞密

某伏以天地委和玉霙凝瑞共惟某官訏謨基宥開張時雍道叶乾心永綏宗社鈞候動止萬福

某切惟隂陽密移于八極之表其機緘斡旋實在工宰道化之妙一身自有天地方將采明堂月令使天下不

出爕理之囿于消息何有其窺見洪造如此

其嘗謂君臣會逢之際蓋有天人交感于其間精神一
堂無疆惟休是為天下之泰豈偶然哉相公一德元老
格于皇天典册揚庭正位樞極都俞吁咈與參天下大
政伏想綸言誕告公門省户縉紳喁喁舉笏相賀吾道
幸甚某嘗歎士局于用至不知兵必有文武之兼廼能
自任以重吾夫子粹然禮樂之宗主而夾谷之會聲光
炳如此固儒者能事也然則疊兩命以踵拜中外知有

為之秋矣金鑾草麻亟正魁軸其尚竊邇之
其恭以文明之世禮樂之用粲然實維一二真儒緝熙
大典猗歟休兹六氣以序三光以齊亦既繩金而鏤玉
矣永維經濟之畧具見于洋洋大對之初蓋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所學吾宋之陸宣公也其竊有比擬僭不容
誅
其窮居讀書嘗竊有歎以為强敵無百年之運國家有
十世之讐事會方來天怒人怨一朝顛蹶噍類靡遺則

既報我祖宗在天之靈綏我中原遺黎之望矣此皆公相容勿天造執神之機運動天樞洗此氛翳乃知真宰彌縫容妙决非蒼生所能測識甚盛甚休

某翦翦謏聞知誦相公之書餘三十年葢大父尚書辱出相公榜下士方休憑慈恩之舊沐浴華暉獨某坱圠之中不啻草芥執贄而望赤舃如隔雲霄六符之光照耀參井某惟有屏息

某仰惟大鈞之播無間洪纎一氣所春芽甲自遂某是

以得不棄于化造之外然以蟣蝨微賤坐通名氏于光範門時謂之僭交代受迓于紫垣而為之代者不能修鵷閣之敬時謂之慢僭與慢皆罪也而與其慢也寧僭

其俯伏惟謹

其惟分絕峻極豈當冒昧不避寅想天樞崇邃惟石巖巖與國同休式燕禔福

其牛馬走之力不足以奉骫令誓當靖共無負罍使

代與趙宗判

其伏以霽景融春俶載農事恭惟其宫殊庭怡逸順天之情皇明受釐台候動止萬福其齋宿奏記惟高凝幸鑒其衷

其切惟天地合氣隂陽委和其神淵澄其德玉潤猶覬凝情滌慮混和天倪使國有老成庶貪立懦則豈惟善類之幸

其辱在子姓事尊有彛謂當晨省昬亨昏定茵寢於此心猶以為慢顧惟德一爵一齒一兼天下達尊之三而

其也卑且賤其敢以書疏之數為禮
其閫士大夫養恬真館逸想自閉門下之士則必稱述
裴晉公緑野之遊與謝太傅為蒼生而起故事以致其
歸慕之萬分一若其則以為出處無愧進退裕如使天
下閫伯吏之風一洗貪競其有補于世教孰多其切深
歎仰
其試此巖邑不自意兩考而餘鼠技既窮百短呈露強
弩之末如魯縞何安得老先生一言為我鍼砭朝夕以

冀其其書諸紳

其幸甚辱與賛府公同寅亦既假寵矣天啓佳晤乃今又得以秕糠之政累吾明府公雅好稠重夫豈人只鯉庭詩禮其實與聞之以口語心庶幾籍此得以一拜靈壽之杖

其贄詞翠蓬之輯具嚴令判縣禀函中矣其奚瀆之敢苟有以敎之惟所以命

代與王倉

其伏以金稱而柔凉宇未肅共惟某官香凝清燕玉節於皇臺綢靖嚴百爾宣翼台候動止萬福某端拜為斯民賀

其聞盛德君子者天地合氣陰陽委和其神淵澄其德玉潤某猶覬凝情滌慮混和天倪使國有宗儒黼黻河漢豈惟善類之幸

其切惟聖天子膏澤宇內如歲之春迺者下寬恤之詔所以愛養元元者至纖悉也根蠢節蠹蹠剔剗除當宁

慨然猶以常平使者為重意若曰俗吏富國既而國富而民貧民貧而國亦貧矣其能均齊斂散以壽我宋千億年無疆之命脉者其惟吾儒乎夫是以屈六轡而柬之甚盛甚休

其望紫垣奎壁之間榮光炳然占者曰是謂文明將有以鴻筆麗藻陶鎔帝皇舒翹揚英金玉王度者出未幾而皇帝御集英殿親擢多士公時雖在第五而廷紳之相賀者曰杜牧之乃為第五人何為不廷魁也盖幾年

於此矣某惟有虔敬
某以世禄仕藐然一俗吏耳顧雪屋之燈書味固無恙
而諸父詞林之衣鉢其牙籤之插架者尤足以玉我爲
也遡碌碌不武落其家聲斷梗漂流墮在梅花闗月之
外僅以自脱法當班改而爲縣忝冒來此則氣象葺然
無以大異于嶺南聚落心之憂矣臍噬謂何
某聞之薦紳大夫以爲天下無可爲之邑正使陽城復
出亦付之六太息而已滌𥧌伊昉敢于告至之書而道

其所以然者伏惟節下嘉我獻簡公之勤勞王家憫我忠肅公之殺身不辱而施及其後人則幸矣其猶桑梓也輙私布之

某埃壒賤微望蓬翠隔弱水三萬里此非塵凡名氏所敢瀆惟條教之及其也趨承

秋崖集卷二十九

秋崖集卷三十

宋 方岳 撰

簡劄

代回王都丞

其伏以梧風已秋碧宙如洗共惟某官銀菟有偉偃蹇龍潛天棐靖共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寄聲為南州父老賀

淇惟寶婺之秀揚光斗牛篤生儒英棟幹吾國敢顧采淇明堂月令以燮調一身之陰陽山川百示予曰有先後淇自廉車使江上嘗得屬槖鞬具韡袴以迎候于風濤浩渺之間不自意一世偉人乃能相與握手出肺肝以共談天下事憂國之淚衣襟尚寒

淇時則目送歸艎倒指奏事榻前之日想像上問江防利病使者聚米為山谷處應答如響天顔喜動將以安危二柄付之不謂事乃有大謬不然也抑古語有云不

難無以見君子

其試嘗謂武夷當天下勝絶處而西山老子之闕里也都丞以衣鉢的傳擁麾其鄉孰瞻孰儀有像在堂然則以詩書澤斯民者蓋老先生之枌榆而賢刺史之甘棠乎幸少安之天子有詔

其鼠技窮矣無以分上顧憂於皇綵綸班我端殿亦安知先翁十年邊瑣蓋身後始得之豈其不肖之蹤克邁前人之寵異櫝行得請敬避賀言之三舍

其伏想戟衛飛瓊之佩郁穆仙壺跡遯者不敢偕起居而惟請所偹委者

代回陳同知

其伏以庚暑正祥一雨蘓醒共惟某官駕言緑野簡在帝心行為蒼生再起巖隱釣侯動止萬福某待罪東梱遭時多艱夜籌軍書率至漏下數十刻雖泰階兩兩色正芒寒亦莫敢以世間賤姓名塵滓物表惟與賔客僚吏談道相業以為今何如時獨一謝太傅乃雲卧東山

當如風塵何也敢謂公相卷懷冲想高蹈世外而琳房瓊帖飄落東西跪而捧之不啻如獲拱璧大寶之為貴也刋委清流王尉敢不奉承已趣入幕中一如戒命邊頭多事稟報不能以時大鈞之於肖翹當自不計其去來耳

代回趙提幹

某伏以春老綠蒬風日閟美共惟某官賓謨有婉臺幕靖深皇明棐翊台候動止萬福某廼者辱次舍下邑得

望魁宿之光瑶玉琳琅飛談春洽崇臺岌嶫畫諾使華仰而睇之巳不啻隅弱水三萬里如悁結何異時擢甲科有不煩佐軺車而教璧雍班朝著者惠然肯來廼以平準書賛常平者是安用例哉書生迂濶至耻談穀錢而古人所謂均利權以養天下者漫不復考則賈生之哀痛厥有任之責者有用之學豈清談以為高如晉人之誕而紫薇之省紅藥之堦要自有嘯咏時也顧少需之朞去年之仲秋既書滿矣代者每參差不至今所迓

者又在嶺以南望其來如望歳何以惠我式覬深規佳晤未間敢以珍御燕㜀倚遥殊綍為執事者請下邑凡役某敢稟承

代回丞相

某蒙朝家誤奬晉陟秋卿雖君相之恩與天無極退惟庸劣未之敢承此所以區區謝言不得自致于鴟閣惟鈞慈垂亮新疆之敵久此垂涎上憑廟謨幸已清肅鈞翰所謂和使之來正自不能不爾吾之為備尤當致謹

仰見經濟之畧陰闔陽開不為晉之晏安亦不為漢之窮黷兩處其當一惟厥中其為邊臣敢不紳佩此訓兵應者勝兵憤者亡漢過不先惟當謹守以待其定耳安豊將士日趨類功不敢以一級之差上累綜覈併乞鈞察

代回喬佑神

某伏以霽景怡融暄風掩暖共惟某官陪貴遊于琳館參相業于喦司元老是毗上帝所賚台候動止萬福某

一違王矩幾易璇杓仰瞻槐府于叢霄如隔蓬山于弱水實勞鑒寐莫寫詠思有來雙鯉魚之書快覩孤鳳凰之瑞惟是曾微勞効忽奉恩除禁林班端殿之崇梱寄正使名之大玆固聖天子激昂之微意與夫大丞相樂育之盛心然省其私斷非所據殆無因而至此其何德以堪之已布不移之愚力控由衷之請人情所在天意必從胡未諒于襟期乃遽貽于慶問謹退三舍而避第重十襲之藏既無以仰當綸綍之恩亦奚敢輒瀆巖廊

之謝問安之暇願道此懷其正遠詹承竊深翹頌冀護
毖爕之節對揚旒扆之知百爾委埀一惟命戒

答雲居老

其維此炎暑緬維宴坐多暇山靈獲持忽奉音書恍
然不記巾瓶之舊益於是去郡六七年矣别如此其
久猶不相忘老師此心無負泉石始某臨郡方欲與
起諸山而與世無緣坐不暖席老師乃能與衆竭力
銖葺寸脩殊恨不及見耳願無退轉如某見之珍重

珍重

答賀生孫

某宛其歎老方此抱孫翁已支離安有鳳毛之似兒其壯長尚傳牛角之歌敢拜重勤莫殫感戢

與謝大監

某不武之蹤屏伏幽翳惟是國有大眚昭天漏泉下則一燈之續上則九原之思猶得與慶澤者此本朝之仁厚所以為與天無極也敢以二宗文字上干主維是獻

下有大造於我家將子子孫孫其佩服之無斁

與毛察院

某負罪引慝不敢自儕于薦紳玉節皇皇惟有屏息閉之有司既戒若將浼之某用敢贄其不肖之名惟是土木形骸久化山鬼賛賓容接如許其野服而前則又幸甚某無任主臣

答李兄

某卧雲斗下與世了不相聞亦未記君之嘗過予也橙

將詩香入我茅屋猿鶴驚嘆始知老子衰遲健忘之為可憐耳感愧三復有慨其懷

答謝守

甚入山之深入林之密雖一裘一葛安樂棠陰龔黄之仁罔聞幽谷惟日與芸夫荛子嘯歌夕陽椶襖之間而莫之敢書者屏廢之人法當如是也属有客謂其曰史君方上政最進郎秩子奚賀之後其應之曰史君將躋極品踵相家此奚賀之先語猶未寒緹騎來下不圖吾

邦君之撫存其一介坻如此其厚也慨思前載其棄置寬閑之野流落寂寞之濵者不為時所躪藉則亦幸矣至訪問其窮獨慰勞其胼胝所謂此事今無古或聞也其敢不整其黄冠拜手以謝

又答謝守

某仰惟皇上神毫之妙冠絶前古平生妄想以為萬有一得侍清閑敢拜稽手乞千崖秋氣高之詩以歸乃自絶于天此念永已不圖戯下分其有餘者以鎮茅屋乃

又適是秋氣清之句雖非上之所以親賜小臣者而雲漢昭回何往而非近天子之光也其九頓首以受賜

答趙尉

寒臥雲山未省葭浮之暖晴融墨沼忽分梅隱之春雖髯參軍有趣跡之心而管城子無食肉之相第深感戢不盡謝言

答貴宰

雲臥茅簷方扣飯牛之角春浮葭律有來烹鯉之書逌

於粢其甘芬曾靡遺於寂寞敢拜祇若惟感與并

答李監

某惟雲酣霞室春盎麯臺諒惟朱閣之閒華不待綠尊之斟酌輒修菲薄所覬莞存

與縣官

某冬日之至冠佩屨長而某也水北山人久不蓄幘葛巾芰製豈當造公卿之門顧戒中涓姑貰其野

與謝大監

其安樂雨露無日不仰於緒風屏幽山林奚黷之敢於是缺焉執訊之問者又幾何時矣夏五之月有薰自南伏想居高御涼中外禔福鴉翮詔墨入侍舜絃某不得私一日之春也謹奉斐櫝以承興居

與謝大監

某惟冬日之至皇帝既受紫宸朝招徠親賢渙發大號於赫璽玉東歸我公固非三十六峰所得留也某謹以其日深衣再拜奉上一紙之賀繼自今以往朝野殊

山林姓名且不得列鵷翅豹尾之間矣瞻望霄漢臨紙馳神

答趙兄

某枕鉏牛下病不能興雲皐人來莫之可以病諉也扶憊作數行字敬授使人亦莫知為何等語吾儕涉世雖病不自由可哀也已若來教所謂成此一段聲名政恐在彼不在此惟君思之

答汪兄

其與兄不面者幾年不書者幾年矣卧雲牛下身世兩忘不獨於兄爲寥寥也忽奉函教楷字細行松風古澗之邊梅花野雪之外豈識此體謹再拜謝不敢當縣家如寠人家而其又飯不足周郎此行得無諸公誤之耶略此謝過不既欲言

答朱兄

某廼者辱不鄙以夫亦可堂記屬之筆焉不知老矣無聞其文不足以發之可以六言者聖門事也其之學又

不及此既已輕諾豈無食言謹稾草介從之稟呈所覬以其有得於學者還以教之耳

答趙倅

某維此端月韶風暄妍共惟午橋花柳之邊春山烟水之外何者非適以昌吾詩某曩闢廬山趣裝歸矣忽有云云雖不能不為之悒然而人間世之事又安用擾擾寘吾懷抱以此自解雲散月明知執事之不吾餒也晴簷曝背爾汝文字之間空山野人安得從杖屨琴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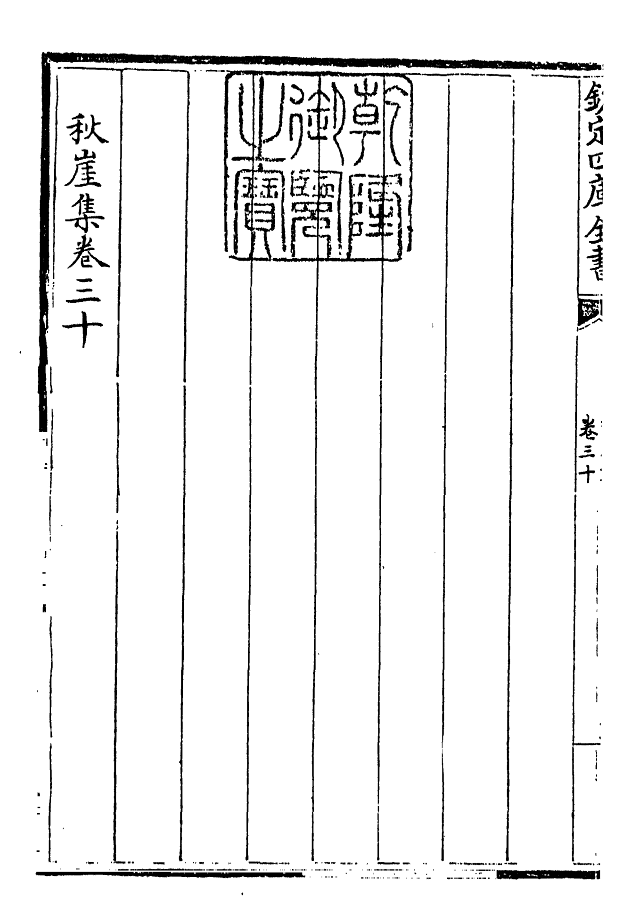
後愛而不見寄之詩曰人間無處不風波潮打西興雨一簑難與命爭俱老矣徑尋詩去奈吾何園成次第自花草山是知閒空薜蘿賴有月明千里共烟寒數筆落行窩此外無復語也惟為忠簡公愛重而已瞻望太息不既欲言

與趙尉

恩榮端午清穆昌辰聿宣北部之威入侍南薰之邃薄言野蔌敬旅香蒲

答朱凡

其惟小暑之至陰陽方争共惟齋戒厥躬綏寧月令中外禔福甚盛甚休某乃日耕輟有言仁里不戒於火者意詩書所在神明扶持豈知玉石俱焚有如來教畢方吾祟安知不適以為王參元之賀耶亦可記文不得不道諸公之說今堂既羽化而記又不可君意他日落新堂當為取文公語名而扁之却幸别徽記以毋負教樂之盛心也



秋崖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崖集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秋崖集卷三十二

宋 方岳 撰

簡

與謝丞相

某屬者不自抑畏妄有敘陳謂當干冐昧之誅顧已在記憐之數以故乃心之望賜甚於前日之無言三年不鳴鳴則驚況五年於此矣一鼓作氣氣不竭寧再鼓以

須之舉而上雲漢之閭是亦惟造化之命葢受賜今相國久非衆人遇我之知謂可為文字官必無夫子前言之戲惟不崇朝而雨天下將一出令而雷域中仰天問鈞跼地待罪

答王宰七夕

拂石眠雲方尋拙賦乘槎問漢寧記巧期有來鵲聲酹我羊酒千慼百謝一言再懇

與榮王

其不肖似然甞得親講堂書帯之草矣十年去國徒切巖瞻盖自廬山一奉書於今又七稔山深林邃絶意人間望朱邸之慶雲隔翠簾於弱水追念疇昔恍乎其若夢寐而已不圖忽有所擬莫知所從自非大王念講習之舊僚憫空山之棄士則亦何以及是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惟巖電之流覾焉

答趙都昌

某伏以陽剛之復君子以亨恭惟妙彈春温之琴高舉

雲飛之鳥其宛其老矣不能與世相酬酢於筆墨之畦逕久矣件具而條陳之固莫能如執事之賜之謹也廬山一别忽忽七年意者控靶於青冥弭節於碧落而其也夕陽牛背之上未之有聞琅畫飛來僅隔一壁㽞鐺有耳何愧如之其流落有年固已無意人間之世忽有啓擬莫知所從自非游揚何以至此其猶未祇命則亦未敢謝也一髯叅十從事之躬足佩緘心不盡感藏東望端拜有懷千百尚俟顓書

答戴正字

其夕陽牛背之暖與世了不相閞天上羣仙影響不接固莫知鏘佩於瓊瑶之第幾峰也客有自日邊至林下者為言明執事給札玉堂翺翔蓬巒之日久矣斯文多幸其敢不敬為朝廷賀也

答朱兄

其居深山之中先隴又在深山深處移松補揷蓋數日而後歸則使者在門久矣恐滯其田也龜手削氷而答

書固不能如來教之整其於化地未曾得登平津之閤奉光範之書予之以鄱江易之以宛氷皆莫測其所從得之傳聞已為墮甑執事以此賀則其固所不敢不下拜也謹用復璧感愧則均

答黄簿

其維歳亦暮止春其盎如恭惟小試枳棲聿來芝信其北承騎氣胥我蝸廬獲同杖屨之翩翩共話盃柈之草草遄聞行李往及爪期莫皇賀上之書政坐閉牛之懶

恭承雲孫良紉風襟有如老成之典型必取諸賢之賞識劌章交薦環召匪伊其久卧空山無求當世忽易麾其甚駭旋墮甑以何疑幸而牛簑之暖無他以此鹿蕉之夢如故嘉平惟臘元朔立春惟金玉其厥躬遡絲綸之不日

回趙宰

伏以有澤之膏平秩東作共惟篤言飛舄式穀我韵翼翼嚴嚴敢不洗荷鉏之手敬候前驅

其惟宰百里者列宿也前列缺後豐隆盖自有職其職者惟次舍之少留意

其深山鄙細人耳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游固未嘗得望巳同然之光幽然之深也惟日注仰太息以之

其雲卧宰山柳欲生肘然而北山之叟南山之翁過我而言曰吾甿其遂蘇乎閫新令尹之仁雨露林麓耕食鑿飲繼自今何者非宓琴之春芣也幸其既又惟念拱璧大寶當在明堂清廟之閒繅藉而薦之以為吾國之

鎮公子恐祈人之不得久其澤也公歸勿亟遂及我私
其本農家乃自以書爲祟者六年於今齒髮衰殘已無
一念到人間之世氷溪雪澗蓋將終焉亦惟賢尹賜之
其釣寂耕閟久已焚硯書固不盡言也至於瓊琚玉珮
起居何如其則奚其僭之敢

答胡登仕

其雲卧東山無復花事嘗有牡丹又是一年過春事略
無三日晴之句寂寞甚矣不知一春奇特獨在君家分

到山居更有槎頭縮項豈俗所謂陪酒又陪歌者耶珍

感珍感

劉趙寺丞

其伏以麥之秋矣風日清妍恭惟建牙于藩宣布寛大天人閭澤台候動止萬福其滌筆滄浪之水挹蘿月而寫之惟清

其私竊惟念郡刺史佩二千石印綬綏寧一邦而其也帶簦簷於鷗邊卧襏襫於牛下則野人也奚其笛憑之

敢問

某屏廢林壑且十稔於當世士大夫逘遥乎蓬莱之隔弱水也然碧宙寥泬月明在天林密山深亦被光景某蓋嘗濡浩露而搴長風矣

某惟執事先生家有周公之履舄廟有山甫之冕爵其氣吞餘子而蓋當世也退然素士方且與枯槁為春風以幽隠作皓月此其尺度未易量也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某未敢以誦者邦人之私耳

其窮老不學所謂婞直而無涵養之功徑率而無矯揉之力岩居穴處化為猿猱政坐嵬孽口耳天所以與我者如此恬然安之山北山南掛書牛角上而讀其與受其賜

其舊常學見事大夫之禮矣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迎候前驅惟所進退者此其常也乃今負罪引慝潛幽而伏深固不得與薦紳比卒然以名聞恐執訊者之斥其野則林懋無盡而澗愧不歇也其如之何而可

其曰與芸夫荛子安樂耕桑竊聞寬之一分折劵而捐之者動為緡錢數十百萬相與賛嘆誦言愛民抑不知其能下士又如此也何物小子鄙在山林不吾書而吾先之非自學問中來不我怒亦不我屈矣其拜手書諸紳

答棲賢老

其維此祥暑緬想玉淵清寒四大安穏為慰之劇某去郡六七年矣雖三峽之雪五老之雲未嘗去心而一時

巾瓶之遊亦漫莫知其誰何也聞諸山更易不啻如逆旅主人忽奉音書獨專舊席豈差帖不作鐵腥者自無魔事耶但辨肯心為衆竭力使諸方衲子道吾輩亦不是肉眼凡夫則無負山林矣相望正遥珍重珍重

回葉兄

某一牛耕雨已老空山五馬行春久寒舊夢初不惜折腰而為米寧勿懲掇手而覆羹方閲戍之甚遥欲循墻而不敢豈非省元先輩感動金石嘘呵雲烟使此聲在

梁楚之間游揚多矣念有道出羲皇之上窮餓以之姑欲其收之桑榆未免於誘我松桂而其久無意人間之世奚煩問官路之津明月清風幸不用一錢而買凝香畫戟豈必待三年而淹感未渠央謝於何有伏幾台亮

又

其技老空山久已無意人間世矣舊交新識相忘江湖忽奉琅題茫然莫記其孰何也昏繆如此又安得與於斯文有如執事先輩英聲為當世鉅公所稱道又焉取

深山窮谷無閧之一羽士哉往年為郡時亦欲奉薄少為入梓費率皆炊不及熟挈之而歸今又窮卧荒寒徒有愧色頁頁何言凡與其之文願一切刊去毋使不振之蹤重為識者所指目前輩畏名如畏虎不肖者其奚以堪相望正遥豈勝翹注

答葉兄

某孫石忝與童科畧如兒戲小時了了恐非千里之駒高誦琅琅寧是九經之庫偶先行輩方悔乃翁盖以本

自農家安用摘髭而収科第既為書祟昌不買牛而教子孫政維記問之如流或者浮沉之類我半千孫固應爾奚誤聽聞七歳童古所難第深慚謝

答陳簿

其卧病牛山下與世不相聞者幾何年矣西望黄鶴聲問缺然則固其勢也伏奉瑯畫為之縮頸以慚帝學名流世所敬羡春風小削必有争而致之者而其何力之助每歸耕舍一字不至修門諸公賢人縱不我鄙而某

亦自鄙其得為非意之干乎他日訊之或者其何書之敢而獨於執事書之靳則擯之絕之斥之誅之其甘心焉

答魏監丞

其入林深冢與世濶踈當路名卿大夫之書固非其所得數數也一牛雨外徒與耘夫荛子樵歌牧咏以受陰賜於不言之中敢圖記存訪問寂寞感激重感激其何可言晦菴遺書布滿天下紫陽精舍雲漢昭回碩獨無

有是不謂缺典與戲下興起斯文以幸後學其既賜矣瞻望凝香無任注仰

又

其雲卧深山無一跡於籬域之外邦君侯與民同患除其病涉之憂而山中之人若罔聞知亦足以見其不擾而集也記事當屬之名筆而其也敢於承命是謂不遜將辭焉則虞兵留縣久或者又以慢為罪奈何輙稾草呈似願明執事又改為之毋大為斯橋之辱也

某方荷鉏鑿土規以自藏衰病侵凌作此死計歸則見

答劉運屬

使者至為之怳然平生交遊一別七載意必有以起其憒憒者亟啓亟讀則講德之誦請事之述乃若未相識然甚非所望於畏友也師門一燈惟君在矣其茍可以效牛馬走者當無所不盡其力事有大謬不然者則亦且奈何哉罷癈之人一旦以名字入帝城使執事者得之不能不按劒而況他人乎曲折云云又非有筆舌所

能宣者執事而不相悉則亦罪而已矣一生骯髒所至迕人名既不彰唯感仲業去冬一病為之骨立至今六十六年相去甚近又未知闇老子肯容至此時否以故不能以將死之身與世詡詡相征逐也窮居野處棲息不同相見無期臨紙淒斷

答魏監丞

某日以其不腆之文咏歌甘棠非敢謂可刻樂石也六經閣記南豐既上禀而主人迕自為之亦欲以此望戱

下耳模示墨本為之汗下以慭然古之為詩多出於小夫賤隸之口而采民風者取焉以其事為可歌也其敢再拜受賜

答陳簿

維夏之五水花晚清荼惟養居枳棲休有譽處嚴嚴翼翼其墻西雨别忽忽又幾何時每念朱墨印曹非所以久處名輩縱不試玉署亦盍教辟雍蓋誦此語之日久矣上流古雋乘崖翁之遺跡尚多沃沃桑麻無非惠愛

暇日亦嘗賦靈均之騷詞登高望遠以慨然想見其彷彿乎然則矮屋打頭亦固有樂乎此圖示遺像得以朝夕瞻儀每嘆此翁方窮為士時遽斬一尉卒不遭盛世豈不是一大公案執事試為酹江山而問之時方鬱蒸惟厚自愛

答黄尉

其辱教之以放翁詩文殊副所欲閲中得伴又可携塢中了數月矣珍感珍感文公語續録一部聊以報貺因

亦自謂不啻瓊玖也一笑一笑

答杜司令

某於名門昆玉知交最深飯牛南山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為安得把手一笑傾倒別後之懷而不知蓬䕺挂䑳飃之徑烟霞隔鷗鷺之朋也長公班玉亦嘗自日邊寄聲而某終老山林望帝城不敢以一字入抵京絡繹幸為一言之樵人何辜罹此札厲餘粱栖畝至無收刈之人忝是故侯聞之酸鼻所賴紫府仙伯一仁不遺時時

有以振德之耳

答方蒙仲

某惟雪平地尺是書有年恭惟以詩書澤民以政事佐郡公車交聘聲聞甚休某飯牛南山歲且遒暮老眼欲暗與書為仇不過問竹平安訪梅消息以了此生耳或聞交舊作一好事寄一好詩則為之數日喜如蒙仲以郡文學入史館獨非一可喜事乎自是而推之蒙仲之可喜當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也勉旃勉旃某山中之

人既不當作生日而今年又無此日愈不當作雪晴曝背方自哦小詞云云蓋坡翁詩白髮蒼顔五十三家人强遣試春衫而是歲方為趙挺之諸公攻所作策題也遠寄妙製擘節而讀之夜招鄉里之惠詩者雜諸公之作以誇坐人明日視之獨失錦軸往往為後生不靳事者竊取物色之不可得矣老子失妙曲固可憾而此後生能知其為寶而貪焉亦可喜也

答胡尉

雪平地尺歲當大穰伏惟鏘珮仙曹行蹮鵷鷺其適天幸同寅者其讀書史如君識義理如君蓋籍溪致堂之家世猶可想也歸卧牛下靡日不思有書自南猶記初度執事之意愛厚矣抑人無貴賤將為親舉觴乃為可樂尊翁與先子儕年耆艾未渠央而先子無祿下世於今十有三祀君之壽我轉悲耳獨陽春一曲體製奇甚留之几研足為蔀屋作鎮寶耳言不盡謝

荅謝提舉

雪平地尺宇宙皆春共惟高逸園林燕褭清適瑤階琪樹壽我老仙其深山老農夫耳與當世之士少所諧可不圖一見長者譴然許與之汎舟碧溪之灣把酒青山之閣傾倒肺肝至今殷殷猶聞金石聲也胸中丘壑一一皆奇出其緒餘位置亭榭亦自幽深窈窕無不可人第聞朝廷冊拜一新非復曩舊旦夕弓旌聘召必將空岩穴而起之安石固不能專東山之勝耳

答危學諭

雪平地尺歲將大穰伏想剡溪之橈灞橋之蹇盡入詩意卷軸流傳侃侃乎亦足以樂也士患不貧耳貧則士益高勉旃行藏無憂其所以為貧者而失其所以為士者若某則老矣無能為也已補梅册竹筋力已不足而況詩書乎哉牛背夕陽自有餘暖此外不知也陽春一曲猶記初度此豈山翁事耶感刻無已

荅黄桂陽

某歸卧草庵與世乆相忘矣獨春山年歲事事拙踈而

執事者每嘉歎之出於至誠非世俗謬為敬重者比此殆不能去懷也清貧至老其所深知而綿力薄材不能有所振起至今愧之岩石一新非復曩舊貧如老先生者可以強出矣如某無用於世久已𡨋心後門入山穿幽透峦扶杖一繚繞又了一日此外無復云也瞻望太息

答髙帥參

某山林深峦與世不相聞者年歲矣當路書尺忽落牛

衣閭羌牧悃然不知所以真是此事今無古或鬧也感甚感甚盧山一别昨夢已寒平生草茅所至落落易地昭武本不當攘馮婦之臂適有小閧朝旨趣行其於此不得固以辭也至則宰附郭縣者亦是華宗但相與道風猷致仰懷而已坐席未暖又以斥歸執事亦知其所以然者乎属邑建寧連宰督賦於峒頑峒中嘯聚干戈而出者數百人殺傷相當略無官府其以為如此則亂矣必擒制之其渠魁既已伏辜而為賊囊槖者乃一小

小寄居某按劾以閙章竟不下越一兩月某即再具奏
申自乞罷斥朝旨方下帥司覈實某以為如此則郡守
按一寄居為虛妄矣不能不自劾也章上則所謂寄居
亦已略略施行降資未得參注又越旬浹方有指揮方
某奏狀氣憤詞率殊失事上之體可與放罷某至今莫
知其所自來也謂廟堂之意耶則既行某之章矣謂寄
居者之力耶則何為有此回天之勢也是亦可一笑矣
同寅繾綣不覺覼縷如此相望正遠惟顧諸賢滚滚各

出其力以濟斯世使其林間橫笛得見太平斯亦堯壤之一幸也寵頒錯落意愛甚厚獨念仕宦所至一物不儲今在田間猶更蕭索茫然無以為謝為之奈何猶記往年辱餉蜀附其奠之敢拜也去冬感寒濕市無佳者亦悔當時受之亦未為貪今顧便中分極佳者一二枚為衰朽之備蓋今投棄田里無復出期固非深山中所可得耳

秋崖集卷三十一